

思维之象刍议

丁宝刚 孙喜灵* 王斌胜 林海燕 林 莺

(滨州医学院山东省中医心脾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区观海路 346 号, 264003)

基金项目: 滨州医学院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BY2012KYQD13)

* 通讯作者: sunxiling@vip.126.com, 13686389009

[摘要] “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被各领域尤其是中医学广泛应用的重要概念之一。基于此分别从“象”的含义、分类、特点及重要性角度对“象”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理论探讨,揭示了日常思维活动中所运用之“象”的相关规律,同时也为中医学从“象”的角度进行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关键词] 象;思维;中医理论

“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常见概念。中国古人借助于“象”这一概念范畴建立和发展了中国文化的许多学科,而以“象”为元素的思维方式,千百年来亦促进了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继承和发展中医首先要建立在遵循中医自身发展特征的基础上,而“象”及其思维方式便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因此,在中医学的现代化研究中,一些专家学者便强调要从“象”入手对中医相关内容进行研究。如钱学森先生^[1]说:“发展中医只有一条道路,要用强大的现代科学体系来使中医从古代的自然哲学式的、思辨式的论述中解脱出来。要换装,变成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的唯象理论。什么叫唯象理论呢?就是完全从现象来总结、概括,得出系统的理论。也就是说,只讲其当然,现在还讲不出其所以然。根据实践的经验,说明是这么回事,把它讲得有条有理,这就叫唯象的中医学”。明确指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从象入手是研究中医的一个重要方向。

王永炎院士^[2-3]从中医创新的角度指出,象思维是中国的主要思维方式,由“象”与思维构成,象思维是中医症状学与证候学研究的基础,是中医自主创新的先导,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倘能将形象、具象、抽象系统整合,有利于推动证候规范研究,朝向构建统一的医药学迈进。

然而现在的中医研究有逐渐忽视“象”的趋势,如吉文辉^[4]认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之所以存在着极大的困惑和纷争,其症结就在于对“象”的忽视和曲解。这一形势如果得不到扭转,很可能会关闭通向传统中医药学的大门。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以“象”为突破口的象思维的相关问题。

1 “象”的含义

“象”字之用较为普遍。与“象”有关的词语很

多,比如天象、地象、物象、星象、事象、色象、醉象、现象、惨象、旱象、卦象、爻象、幻象、迹象、表象、征象、体象、险象、灾象、兵象、藏象、形象、意象、法象、真象、印象、垂象、观象等。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象”作为一个比较常见的概念,其所指代的含义比较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1 大象

“象”,在甲骨文中,本义是指大象这种动物,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长鼻、牙,南越大兽。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凡象之属皆从象”。这是对“象”这一动物特征的描述,也是象之初始含义。

1.2 事物之象

所谓事物之象即天地间所有可以感知的现象,既包括肉眼所能看到的有形物象,如事物的形态、大小、色泽等,又包括虽肉眼无法看到但可通过其他器官感知的物象,比如脉象。如《易传·系辞上》说:“见乃谓之象”;“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等皆为事物之象。又如《左传·僖公十五年》中所讲:“物生而后有象”,此处之“象”意为万物之象。

1.3 符号之象

符号之象是摹拟物象的像,是表征事物特点的抽象符号,包括卦象、爻象、阴阳之象、五行之象、河图洛书之象等。《易传·系辞下》中言:“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于外”。这些皆属于符号之象。符号之象来源于事物之象,又高于事物之象,是对事物之象的高度抽象。

1.4 推想、联想

《韩非子·解老篇》曰:“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指的是人们很少见到生象,得到死象

的骨头,按照其骨骼的样子想出活象的模样。因此,把通过主观意识来推想的思维过程,也称之为“象”。此处之“象”乃为动词。

1.5 法象、模拟

《易传·系辞上》曰:“象其物宜。”孔颖达解释为“‘象其物宜’者,圣人又法象其物之所宜”^[5]。此处之象则具有模拟、法象之意。亦属于动词性质。

现代学者亦对“象”之含义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认识。张其成^[6]认为,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此处之“象”当指凡可见皆为象。杨忻等^[7]认为,“象”是医者经过感知,在脑中形成的物像和对事物进行模拟的一种象征性符号。此处之“象”则界定为一种象征事物的符号。孙岸弢等^[8]认为,“象”是人体感官所发现的客观世界的个体反映,是客体。广义的“象”包含宇宙中所有的有形之象,而狭义的“象”是指具体的形象,是大脑能够感知的存在于物质世界的个体,也就是未经大脑加工的呈象。此处将象之义分广义与狭义,并认为象是一种客体,也是物质的。

由上可见,在古代文化中,“象”之含义甚广,包含了动物之大象、事物的现象、符号之象、模拟、效法、推测等不同含义。词性既有名词,又有动词。而现代学者对“象”之含义的认识也未超出古人所论述的范畴。

2 “象”的分类

由上分析可见,“象”之含义甚广,现代学者也试图将其进行分类,以便于人们对“象”的学习、研究和应用。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王树人等^[9]认为,“象”至少有两层含义,即天文地理或宇宙万物之象和为把握天文地理而产生的精神之象。似乎可以把前一种“象”归结为客观或物质之象,而把后一种“象”归结为主观或精神之象。庞朴^[10]认为,“象”分两大类:客观的象与主观的象。前者属宇宙论,后者属认识论。吉文辉^[4]将“象”概括为物象和意象两大类,认为物象为“象”之一种,指“物之见于外者”,与今人所指的现象大体相同。意象,也是“象”的一种。2002年版《辞海》从文学艺术角度解释为:“指主观情意和外在物象相融合的心象”。从哲学和中医学角度来看,意象是一种对物象进行摹拟的象征性符号,是古人认识思维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法。蒋谦^[11]根据主观意识参与的程度和方式将“象”分为四个层次,由低到高可分为原象、类象、拟象和大象。原象指通过感官(主要是视觉器官)获

得的事物形象,它既是当下的视觉表象,也是长时期的记忆知觉表象。其主要特征是与物象的相似、相像。类象指由不同具体形象的相似、相类方面组合而成的形象。其发生机制为联想和想象。拟象指按照一定的主观意图和分类标准,对各种“类象”再进行组合,模拟或再造出一个整体世界的功能图象。大象指那种虽然与具体形象有关联,却没有形体形质的物象原型,排斥一切符号、语言等概念思维的浑沌、朦胧形象。

从以上分类可见,虽然不同学者对“象”进行了不同名称的分类,但主要分为性质相似的两大类,即与主观意识无关的客观现象和与主观意识紧密联系的主观之象。这两大类虽属于不同层次的“象”,然亦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并无清晰的界限。天人一体,主客不分,故客观之象与主观之象有融合的部分,只是二者各有侧重而已。

3 “象”的特点

3.1 “象”的复杂性

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可以看出一个系统,而这些系统有简单系统和复杂系统之分。对于自然界的事物,尤其是生命系统而言,都是复杂系统。“象”作为事物本体的一种映射,亦具有复杂性的特点。

3.1.1 “象”的整体性 “象”的整体性是指事物在自然状态下以其全貌呈现在人们面前,而人们所取之象亦是其整体状态。从内涵上说,现象是事物自然整体功能、信息和性态的表现,是事物系统全部的内在联系(稳定的与不稳定的)和外在联系(不稳定的与稳定的)自然的整体显示、整体反应^[12]⁶。“象”是事物整体状态的反映,是事物自身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无论是日、月、星、辰,还是高山大川、鸟兽虫鱼,都将其全貌反映出来。人们直观所取之象,亦是其整体的映现,而非半山、半月、半鸟、半鱼等局部之象,或隔离了外界环境的自身之象,故“象”的整体性是“象”的基本特征之一。

3.1.2 多因素性 “象”的形成,并非仅由事物本身的内部条件决定,而同时还受其周围环境的影响,即“象”是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人体气血的运行,除了受自身生理状况的影响外,还受人的心理,外部的日、月、星、辰等运行变化的影响,正如刘长林^[12]¹²所说:“事实上,任何事物存在于宇宙之中,都与整个宇宙发生联系。因此事物如何运动,如何呈现,并不完全取决于支撑事物的实体,同时还取决于事物与外部广大领域的联系,与其他事物的相

互作用”。因此,“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象”具有多因素性。

3.1.3 多层次性 “象”的多层次性是指总体之象是多种局部之象的复合体,一象之中包含着多层次的细微之象,因而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象”有不同的内涵。比如在观察某一味中药之时,所得之象既包含了其形状、颜色、气味等属于空间范围内不同内容的“象”,又包含其生长、开花、结果、收成等时间范围内不同内容的“象”,同时还可包括其生长的地形地貌、气候等自然环境之象等。因此,从不同角度分析“象”,“象”便具有不同层次的内容。一象容万象,不同层次之象的汇集,便成为人们所观之象。

3.1.4 动态变化性 “象”作为事物本身和周围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状态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随时间和空间的变换而发生变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象”是一个过程状态,具有动态变化性,正如刘长林^[12]所讲:“准确地说,现象是事物在自然状态下运动变化的呈现,现象是一个过程”。比如患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和体征(即疾病之象)会随时间变化而产生变化,《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曰“夫百病者,多旦慧昼安,夕加夜甚”,便是对疾病之象动态变化特性的描述。

3.1.5 模糊性 由于“象”的取得首先是从整体上进行的宏观把握,不是对某一方面,如大小、颜色等的定量提取,没有进行内部结构的剖析和具体尺度的测量,因此,所得之象在描述时很难做到精确无误。同时“象”保留了事物的本来状态,而自然之事物大多数是非线性的,不能用完全定量的语言和文字来描述这些事物。这种特性也决定了所得之象具有模糊性,而正是这种模糊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物的真实面貌。

3.2 “象”的自然性

“象”的自然性是指“象”思维所取之象是在没有进行人为干预之下,事物本身所表现出的自然本象。象作为事物在开放的系统中自然呈现的完整状态,是事物整体状态的完美体现。对“象”的取得,我们采取“观”的方式,既可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观察天地日月星辰、山河大川之象,又可“近取诸身”,探察周围事物和自身之变化。而无论是宏观大范围的取象还是微观小范围的取象,都未对事物本身施加任何干预,都保留了事物的自然状态,因而所取之象亦保留了其自然属性。正如郭小青等^[13]研究认为,现代控制论的“黑箱”方法与此类同,因为该法没

有肢解研究对象,也没有干扰破坏研究对象所固有的各种关系,所以“失真”较少,可以获得许多运用还原分析方法所无法获得的信息,并能从总体上把握对象之间的各种联系和变化,因此,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优越性。

“象”的这种自然性,是事物自然本性的一种反映,能够更大程度上接近事物的本来面貌,因此,由象思维所得之规律,更加符合事物的特性。

4 “象”的重要性

人们可从不同角度来认识事物,也可用不同思维方式来研究各种现象,而中国古人主要从“象”入手来研究问题,以形成不同的学科门类,必定有其深刻的内涵。

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而言,人体是一个开放复杂的巨系统,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相关特性,则要求人们应本着整体、活体、动态的原则进行系统研究,而这种研究往往又是非线性的,若仅用单一的线性思维则难以表达事物的真实面目。“象”的相关特征与复杂系统的相关特性相吻合,故从“象”入手进行研究,是古人研究生命等复杂系统时所采取的一种智慧的思维方式。戴汝为院士^[14]认为,“中医药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医学,它之所以在现在还能得到不断发展而不被淘汰,这与它对人体本质的正确揭示是分不开的”。而从“象”入手,运用象思维来认识生命,应当是中医学对人体本质的正确认知方式之一。

从哲学角度讲,在许多情况下,“象”比语言更具有描述事物特征的能力。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指出了事物的规律特征难以完全用语言正确表达,此时便要借助于“象”,故老子又言:“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此处之“象”有“规律”、“大道之法象”、“无象之象”等意义,而从道之表述来看,则应将其理解为一种表征道的“象”,如此方能摆脱“可道”、“可名”带来“非常道”、“非常名”的局限性。又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认为,“圣人独得之于心,而不可言喻,故设象以示人。象安能藏往知来,变化而行鬼神?学者当观象以求圣人所以自然得者,宛然可见,然后可以藏往知来,成变化而行鬼神矣”(《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二》)。此处指圣人所体悟的内容,非语言可以完整表达,故需设“象”以明其意,亦说明了在一些情况下“象”比语言具有更高的表达性。

从“象”与规律的关系来看,“象”中隐藏着事物的规律,通过“象”方可体察道的特征。明末清初的

思想家王夫之^[15]从“象”与“道”的关系指出：“天下无象外之道。何也？有外，则相与为两，即甚亲，而亦如父之于子也。无外，则相与为一，虽有异名，而亦若耳目之于聪明也。父生子而各自有形，父死而子继；不曰道生象而各自为体，道逝而象留。”这里通过比喻的方式说明，“道”与“象”是一体的，不管“道”多么深奥或复杂，它总是要通过“象”表现出来的，即“象”为“道”之外华，观“象”方知其“道”，否则“舍象而无所征”，故察“象”是体“道”的重要方式之一。

从事物“体”与“象”的关系来看，现代学者刘长林^{[12]1-17}认为，一切事物（包括生命个体）都具有现象（简称“象”）和产生现象的形体或实体（简称“体”）两大层面，且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象”的层面偏重于从时间、整体和动态角度认识事物，而“体”的层面则偏重于从空间、构成部分和相对静止角度认识事物，二者的不同特征导致了观测角度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因此，二者是不能替代的，要全面把握各类复杂系统，则必须从“象”和“体”两个层面分别进行。中国古人便是主要从“象”的层面入手对世间万物进行研究，而现代的西方科学，则更多地是采用实验方法对“体”的层面进行研究，却疏于对“象”的研究，而“象”和“体”对事物本身而言则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不能忽视对“象”或“体”任何一方的研究。

从认识事物的过程来看，一般获得事物的第一手资料都是属于“象”的范畴，因此，观“象”是把握事物特征的第一步。如蒋谦^[11]认为，对于认识对象来说，感官最先感触到的，是客体或事物的现象。由事物的现象之“象”到达认识主体的主观之“象”是认识发生的第一步。离开了“象”，人们就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指出了认识“象”是对事物进行分析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戴汝为院士^[14]认为，“从思维与智慧的关联来分析，按照熊十力的说法，人的智慧分为量智及性智。性智又分为两个层面，低一层次是以形象为基本的，可以称“象智”，高层次的才是性智，同时它又是从思维的角度集智慧之大成”。可见形象是性智的基本要素，也是构成人类智慧必不可少的单元之一。而从“象”入手进行研究将是开发智慧的前提和基础。以上各论无疑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认识“象”的重要性，“象”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而对中医学而言，尤为如此。

在古代，周易、道家、儒家等学派都在不同层面上提出了元气论的哲学思想，其中尤以道家学派阐

释得最透彻，如《庄子·知北游》中提到，“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认为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其后战国的荀子，东汉的王充，南北朝时的范缜，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宋代的张载及明清的王夫之等皆对元气学说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挥，使元气论思想逐渐完善起来。元气论认为，元气是一种充斥于宇宙空间的精微物质，虚空皆气，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呈现一种连续且运动不息的状态。元气运动而产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交感而产生万物，因此，元气又是世界的本原，世界上的一切物质都是由元气所化生。

受此影响，中医学吸收并继承和发展了元气论思想，认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亦是由阴阳二气交感所化生，生命的存在源于气的生化运动，因此，中医研究生命注重气的运动变化，而研究气之运动变化必须在机体活动状态下才能做到，这就决定了中医医者在认识方法上，必须采取不破坏机体生命状态的动态功能观察法，而不是静态的形态解剖法，而“象”的特征正吻合了这种观察的需要。因此，中医学从生理、病理到诊断、治疗，几乎处处都在运用“象”这一概念，离开了“象”，中医理论体系则不完整。

因此，从“象”入手来认识和把握各类事物的规律和特征，较好地保留了事物的自然性和获取信息的真实性，符合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是中国古人认识宇宙万物的主要思维路径。

参考文献

- [1] 钱学森. 论人体科学[M].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1988: 299.
- [2] 王永炎, 于智敏. 象思维的路径[J]. 天津中医药, 2011, 28(1): 1-4.
- [3] 孙岸强, 王永炎, 谢雁鸣. 中医“意象”思维理念刍议[J]. 中医杂志, 2011, 52(2): 89-91.
- [4] 吉文辉. 释《内经》“以象之谓”之象[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 (12): 12-15.
- [5] 孔颖达. 周易正义[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7: 393.
- [6] 张其成. “象”模型: 易医会通的交点——兼论中医学的本质及其未来发展[J]. 周易研究, 2002, (2): 71-80.
- [7] 杨忻, 孟庆刚. “医者意也”在中医研究中的启示[J]. 中医杂志, 2009, 50(9): 781-783.
- [8] 孙岸强, 王永炎, 谢雁鸣. 中医“象”与“意”的哲学思辨[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1, 17(2): 117-118.
- [9] 王树人, 喻柏林. 传统智慧再发现[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6: 185.

清宫药引的应用及其对现代临床遣方用药的启示

刘 玥 史大卓*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北京市海淀区西苑操场 1 号,100091)

* 通讯作者: shidazhuo@126.com, 13511072856

[摘 要] 中药药引在中医临床治疗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系统分析、总结清代宫廷医药档案中的用药特点,对于丰富中医临床经验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清宫药引精华》一书,论述了清宫医案中中药药引的作用和应用特点及其对现代中医临床遣方用药的启示。

[关键词] 清宫医案;药引;方剂

中药药引是中医方剂“君、臣、佐、使”配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在方剂中引药归经、直达病所及能增效减毒的药物,受到历代医家的充分重视。如张睿谓:“汤之有引,如舟之有楫”(《医学阶梯》);尤在泾言:“药无引使,则不通病所”(《医学读书记》),均强调了药引的重要性。我国历代医药学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对药引的应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所著的医药著作中,多有论述,且代代皆有发展和完善。

对于药引的认识,两千多年以前《黄帝内经》中即有“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的记载;其后《神农本草经》谓“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虽为论方剂配伍,实则包含药引的内容,可能为迄今所见最早的有关药引的论述,成为以后应用药引的理论依据。

东汉张仲景是应用《黄帝内经》实践“药引”的典范,其对药引的应用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用于引药归经,二是用于佐助,三是用于反佐,四是用于调和诸药。但其“药引”的品种有限,主要有甘草、生姜、大枣、粳米、胆汁、白蜜、酒、醋和童便等。唐宋时期,药引的应用引起了普遍重视。宋代中成药盛行应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就是一部成药药典,所载成药 788 种,几乎每一种都论述了应配伍的“引药”及服用方法。药引不仅与汤剂配伍,也同成药广泛配伍使用。金元时期在药引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是

张元素,他对药性、药理都有新见解,倡导“药物归经”和“引经报使”说,成为临床用药的基本法则之一。明代药引的应用出现了新局面。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许多药物的“归经报使”等均有记载,并单列“引经报使”一项,对药引应用起到了推动作用。迨至清代,在系统总结历代经验的基础上,中医学在各领域均有发展创新。尤其清代宫廷医疗实践,在使用药引方面,突破了传统引药应用的框架,既有方剂配伍的引药应用,又有辨证指导下和其他方药的联合应用,精彩纷呈,闪烁着清代宫廷御医的经验和智慧。陈可冀院士等在整理清代宫廷医案的基础上,作为专题组织编写《清宫药引精华》^{[1]19}一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研读体会其中奥妙,对临床遣方用药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1 清宫医案药引的作用

清宫医案中药引的作用,通常有引经和直达病所、增强疗效兼佐助、顾护脾胃兼矫味等几个方面。

1.1 引经和直达病所

引药归经和直达病所,是清宫药引最基本的作用,清宫医案中药引的作用大部分属于此类。如清道光朝医案记载,全贵妃因妊娠热盛,火烁肺金,以致身热咽干,有时咳嗽。御医张永清、陈昌龄拟清金代茶饮清泄肺热,引用芦根三把^{[1]19}。全贵妃所患为火烁肺金之证,方中芦根入肺经,长于清泄肺热,

[10] 庞朴. 一分为三[M].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230.

[11] 蒋谦. 论意象思维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J]. 江汉论坛,2006,(5):25-30.

[12] 刘长林. 中国象科学观:易、道与兵、医(修订版)[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3] 郭小青,刘智斌. 浅谈“司外揣内”与“黑箱”、“白箱”、“灰箱”理论[J]. 河南中医,2002,22(4):10-11.

[14] 戴汝为. 我国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机遇:从发达国家迈向“概念时代”谈起[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7,9(3):1-6.

[15] 王夫之.《周易外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7:212-213.

(收稿日期:2013-03-27;修回日期:2013-04-19)

[编辑:黄 健]